

# 论人工智能与社会分配模式

摘要：人工智能在当今世界蓬勃发展，OpenAI 推出的 ChatGPT 给人们带来了极大震撼的同时也带来了如失业、压缩劳动就业岗位等问题。面对这种生产力提高从而挤兑人工的情况，在工业革命时期也曾出现过，并在最后导向了两种结果：一是以资产阶级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二是以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而目前也正处在新旧产生方式交替、社会阶级动荡的时期，对于广大的无产阶级来说，共产主义是最终的理想目标，但如何利用时代的潮流，使当今社会不滑向信息资本主义，而是导向社会主义并最终达成共产主义，这是无数人苦苦思寻的问题。本文针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对社会的影响，特别是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分配的匹配情况进行分析，并提出一种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情况下的社会分配模式，以试图实现依靠人工智能技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最终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的理想。

关键词：人工智能；社会分配模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

## 一、 引言

近几年来人工智能发展的势头日渐猛烈，从开源的生成不出一句流利语句的 GPT2 到现在商业化的可以代替人写作的 chatGPT4，从被人一眼就认出是生成图片的 midjourneyV2 到现在的若不是仔细端详手指就难以辨认真假的 midjourneyV5，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和震撼，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在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人们对自己的工作是否会被逐步进化的人工智能所代替的忧虑，在现实中出现了企业家呼吁暂停人工智能进化的呼声，同时也有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从而导致了违法犯罪的行为。虽然人工智能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问题，但是历史的洪流不可阻挡，就如潘多拉的魔盒打开后无法关闭，一味地去堵截人工智能的发展的行为对于

时代发展的趋势势必如螳臂挡车，那么如何正确处理人工智能和社会的关系，就成了人们不可避免需要思考的问题，而对社会的影响又分为多个方面，在一文中全都进行阐述显然是难以做到的，所以本文仅阐述人工智能和社会分配制度的关系和影响。对于信息时代人工智能与社会分配制度的关系，就好比于工业时代蒸汽机与当时社会分配制度的关系，而在工业时代中蒸汽机的繁荣导向了两种结局：一种是以资产阶级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一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样的，目前信息时代的人工智能的繁荣发展也势必将会导向不同的结局：一种是以资产阶级为主导的信息资本主义社会；另一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者更进一步的共产主义社会。对于广大的无产阶级来说，共产主义是社会的最终形态，也是终极理想，那么如何利用人工智能使共产主义更快的到来，而不是滑向信息资本主义，这是无数人苦苦思寻的问题。前人在这个问题上有了一定的思考和探索，但是都是在讨论和批判目前的人工智能发展，畅想人工智能发展后共产主义社会的形态，对于中间的过程即如何达到和如何发展并有明确的指明，就如单有桥的两端而没有桥面。所以本文尝试着提出一个在未来人工智能与生产力高度发展情况下的社会分配模式，并剖析如何在当今社会的发展现状下逐步走向理想的发展状态，以实现最终的共产主义理想。

## 二、 文献综述

面对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有学者提出了人工智能对人产生了“新异化”<sup>[1]</sup>，正如海德格尔在《关于技术的追问》一文中所提到的：“技术不仅仅是手段，技术是一种展现方式；它已经不再是“中性”的，而作为“座架”支配着现代人理解世界的方式”，在深刻改变和塑造社会中的方方面面的同时，也在为人分裂出自己

的对立面，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外在的异己力量，人工智能成为了人的主宰，而人正沦为智能社会系统的“附庸”，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升，科学技术的占比大幅度提高，信息和知识作为新的社会资源正日益集中到资本所有者和技术精英手中，此时马克思所描述的工业时代中的工人形象也有了新的诠释——“数字穷人”，他们的相对贫困、无力、低贱的异化现象会因为缺乏知识创新和应用能力而会越发严重，就如利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提出的“只有少数人能够进化成为“神智”，多数人将沦为“无用阶层””。

于是人工智能技术正代替着工业资本主义下的劳动异化所产生的“机器悖论”——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提到的“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成为贫困的源泉”，成为信息资本主义下“智能悖论”<sup>[2]</sup>——即智能技术本来是解放生产力和劳动者，却使劳动者陷入更加严苛的监控中而完全失去自由；本应该通过对人的“赋智”而使人更聪明、更智慧，却只有少数人获得了人工智能的“赋智”，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因为被人工智能所代替而收到智能技术的排斥，从而在边缘化中变得更加无知和愚昧；本应该使人更加富裕、使更多人过上美好的生活，但事实却是只能使获得智能技术垄断权的少数科技巨无霸企业更加富有，多数人则无权分享智能技术创造的巨大财富。

有学者提出<sup>[3]</sup>，这一切的原因早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机器观中有所揭示：正是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才造成了种种负面效应，在资本逻辑下应用人工智能，目的就是要将劳动者尽可能多的“清除”出生产过程从而增加相对剩余价值量，所谓的“无用阶级”本质上是对“资本增值”而言的。反之，若在共产主义条

件下使用它，则将成为彻底消除异化的有效手段，一是因为它可以直接改变人像机器一样工作的劳动异化状况，二是通过它提高生产率后带给劳动者更多自由的时间。而不同应用下的评判标准则需要以人工智能为手段创造的巨量财富为谁所有来决定，若以少数私人占有（资本主义使用），就会为人创造出更多的失业者或“无用阶级”；若为全社会所占有（社会主义使用），则会进入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新型的工作体系，在此基础上人所从事的一切有利于自己身心健康和自由发展的活动，都可以纳入新的“工作”范围。从而有学者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出发<sup>[4]</sup>，认为在人工智能条件下，人类劳动将主要体现为人的创造性活动，到整个社会劳动成为丰富和发展人的本质活动的时候，劳动就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而人工智能大规模应用，只会使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和食利阶层成为多余的人，而劳动阶级不会成为“无用阶级”。

这样的社会是否可能，有学者<sup>[5][6]</sup>做出了人工智能导向共产主义的探讨和可行路径的分析：人工智能由于其带来的生产力高度发展及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升级转型；带来信息的共享性有助于实现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重新结合；带来的智能调控可以精准调配社会资源，使按需分配不再遥不可及，从而最终摆脱旧式分工的束缚，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智能劳动会直接取代直接的体力劳动，成为智能化时代物质财富生产的主要劳动形式，然后就会如马克思认为的：“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最终，“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

有了理论上的可行性，于是有学者提出通过大数据<sup>[7]</sup>和共享经济<sup>[8]</sup>，即使用大数据进行资源配置的优化，实现按需分配，通过共享经济模式改变所有制观念，使人类不再追求拥有，只追求使用，不再为有限资源发生纷争，私有制则会逐渐衰亡，走向一种新型的共享公有制。而最终<sup>[9]</sup>货币将逐渐失去其物质交换属性，生活必需品由智能系统无偿满足；少量生产性活动和大量非生产性活动创造和换取额外货币，而货币主要用于衡量和交换人类之间的非物质性活动，同时时间、技能、知识等多元要素都可以转换为货币，并且货币将失去对人类物质和非物质行为的预算约束。

这些学者关于人工智能和共产主义的讨论和分析都较为完备，但却始终忽略了一个最为关键的方面，即有了理论指导和最终的设想并且也考虑到了较为宽泛的途径，但关于究竟如何从当今的社会逐步演变为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的问题却还始终避而不谈，使得所提出的理论和设想就如空中阁楼，看上去美好却无法去企及，而本文则试图为这座空中阁楼搭上梯子，以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

### 三、 社会现状

为了搭上这座梯子，需要对当前的社会现状做出分析，即分析梯子所处的地基。当前，人工智能应用初露头角，openAI 的 ChatGPT 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在自然语言处理方面独树一帜，并逐渐衍生出多种多样的应用和形式，如微软的 newBing 和 copilot；midjourney 的图像生成也逐渐趋近于现实，这些人工智能应用虽然功能强大并且表现出了惊人的生产力，但还是掌握在私人企业和公司手中。为了获取最大的利益，这些公司以较低的价格出租自己的应用使用权，以尽快占有广大的市场，而社会上的其他公司的管理者则通过这些入

工智能应用来代替现有的公司职工，以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如 IBM 宣布的将暂停招聘人工智能可以胜任的岗位，并且将用 AI 取代 7800 个工作岗位，而因为替代职员所获得的更多的利润却又是流入资本家的腰包，被替代的职工则是下岗失业，而下岗的员工则要去寻找工作时间更长，劳动待遇更低的工作，这样的结果就是掌握了智能工具的资本家更加的富有，而社会上的无产阶级因为被人工智能所代替而失去了在资本家眼中的价值，沦为“无用阶级”，同时也导致了更长的工作时长以及更加艰苦的生活条件，加剧了社会财富流向的不均衡，这样看来人工智能是解放了资产阶级，反而给无产阶级带上了镣铐。这样的现象虽然在目前的社会上才初露端倪，但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这样的现象必然会愈发强烈，最终的结果就是导向赛博朋克社会，社会的资源和财富将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大多数的底层人民会生活在高科技低生活的困境中而无法找到向上的途径。

那么如何摆脱进入这样的困境呢？前人提到了使用大数据和共享经济来优化资源配置，但目前社会上所使用的大数据和共享经济，更多的是资本家换着方法来从无产阶级手中攫取仅剩的那一点利益的噱头，更多的是优化资本家所拥有的资源的配置而不是全社会的资源配置。那么如何解决这样的矛盾呢？那就要立足于资本的根源——资本家的贪婪，即对利益最大化的渴望，只有通过改变这种以利益为导向的贪婪，才有可能使得人工智能造福于多数人类。

#### 四、 新的尝试

人工智能的社会主义使用，即产生的财富由全社会占有，这对于当前来说只能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设想，但从这一点出发却可以窥见隐藏在空中阁楼之后隐蔽的道路。

从当前的社会生产力出发，目前已经具有全自动流水线式的机械工厂，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在人工智能技术和机器人技术发展的潮流下，势必会产生更具有生产力的机械装置和更加智能的生产方式，那么当技术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就可以构建一种智能工厂，其中的生产设备以机械臂为主导，以便可以灵活的控制生产产品的种类，以较低成本进行更换。这样的工厂就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决定生产产品的数量和种类，同时为了实现生产的财富由全社会占有，可以向外界出租该工厂所拥有的机械臂的劳动力，并将租用的劳动力产生的收益扣除必要的机器维护费用和工厂运营成本后返还给机器的租用人，这样既可以使人们从繁复冗杂的机械性工作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可以获得一定的收益，由于机械效率大于人工的效率，工作时长可以大于人工的工作时长，在一定的时间内机器产生的收益也将会大于人工产生的收益，在扣除成本后返还给租用人的收益也是可以支持租用人获得必要生存资料的收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租用人可以不再为了生计而受到资本家的压迫，从而可以避免去追求更长工作时间但却是更低工资的工作，反而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职业和劳动，不用去担心无法获得必要的生存资料，从而达到马克思所说的“从事自由的劳动”。

该工厂可以从小范围试点做起，以解放生产力为其目标，从具有较高运营成本仅返还少量收益的初始状态，逐步到仅有较低运营成本并返还大量收益的长期运营状态，并逐步的扩大生产规模，同时吸引更多的无产阶级的加入，其生产的产品由于都是由机械完成，生产的效率高，生产的成本较低，所以可以以较低的价格在市场上流通，逐步占领资本市场，以实现资本市场的侵蚀来

扩大生产力的解放，从而实现从城市到国家再到世界的生产力解放运动，以此达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或者更进一步的共产主义社会。

但是这样的模式下的工厂也有亟待解决的问题，其需要一个不以利益为导向的个体或组织来实现，可以由负有共产主义理想的技术掌握者和国家的参与；同时这样的工厂需要基于人工智能的发展，以目前的生产力水平，想要达到上述的全线自动化的工厂，还需要很多技术难点需要突破；并且这种模式还需要合理计算机械成本、维护成本、租金和租用人的收益等因素，以实现这种模式的平衡发展；同时需要考虑到合适的平衡和激励机制，以防止大量的机械劳动力聚集在个体的租用人手中，从而又重新滑入财富积累在少数人手中的陷阱之中，也可以防止部分租用人在获得收益后使社会陷入懒惰消极的局面。

## 五、 总结

人工智能将会使人类社会导向何处，这个问题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若是继续任由其在资本主义使用下大肆发展，那么赛博朋克社会将会不可避免地到来；而若是将其有限制有导向性的往社会主义发展，那么一个生产力高度发展、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将会展现在世人的面前。本文提出了一个如何从当今社会逐步导向理想中社会主义或者更进一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可行尝试方向，而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最终导向什么结局更多的是人们的选择而不是科技的利弊，而符合广大无产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必将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达到最终的理想——共产主义。

参考文献：

- [1] 孙伟平.人工智能与人的“新异化”[J].中国社会科学,2020,No.300(12):119-137+202-203.
- [2] 肖峰.从机器悖论到智能悖论：资本主义矛盾的当代呈现[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No.253(07):104-114+164.



- [3] 肖峰.《资本论》的机器观对理解人工智能应用的多重启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06):48-57+159.
- [4] 王水兴.人工智能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审思[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05):87-96.
- [5] 肖峰,杜巧玲.人工智能关联的共产主义趋向探析[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4(01):16-23.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22.01.003.
- [6] 蔺庆春.人工智能与共产主义实现的可行路径——兼论马克思的历史分期理论及其内生产逻辑[J].科学社会主义,2021(05):60-66.
- [7] 黄欣荣.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共产主义[J].贵州省党校学报,2017(05):115-122.DOI:10.16436/j.cnki.52-5023/d.2017.05.016.
- [8] 刘方喜.共享:人工智能时代社会主义分配关系的新探索[J].甘肃社会科学,2018(02):188-194.DOI:10.15891/j.cnki.cn62-1093/c.2018.02.030.
- [9] 何哲.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社会经济价值与分配体系初探[J].南京社会科学,2018(11):55-62.DOI: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18.11.008.
- [10] 未来简史[M]. 尤瓦尔·赫拉利.中信出版社.2017
- [11]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15
- [12] Marx K, Engels 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1848[J]. Trans. Samuel Moore. London: Penguin, 1967, 15(10.1215): 9780822392583-049.